

李石亭文集



李  
石  
亭  
文  
集

李化楠著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李石亭文集

中華書局

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 李石亭文集卷一

羅江李化楠廷節著 男 調元 雨村 編纂

治姚紀略上

重修姚江崇聖宮記

姚邑學宮在南城古柏陰森傳爲宋元時物厥地宏敞前爲射圃後爲明倫堂尊經閣由戟門以東崇聖宮在焉按崇聖宮卽啓聖祠啓聖晉封爲王並王五代仍以宮稱且以別于向者之專祠啓聖也歷年久宮墻半剝雖得前任張令及今司諭周君協力修葺僅完治正殿兩廡張適奉調遂不果修瞻拜之下棟宇傾頽風日不蔽至聖之所未安卽司土者之所未安也爰以今春筮日鳩工廣狹以地限而校檣之制崇加于舊三尺其下鋪磚取平取燥墻垣窗櫺舉非其舊學之規制於是乎稱義之官於茲者至是竟克有終焉姚江固人文淵藪學宮實文運所關後之人克嗣余志以時經理而適新之予以安五王在天之靈開茲上文明之運豈不休歟

重修姚邑先農壇記

縣邑之祀先農自雍正年間始蓋卽古者祈穀報饗之義以成民而致力於神也壇必在縣之東以迎春氣祭必用三月取順農時其神曰厲山氏神農氏后稷皆先世有功於農者祭之日農夫播穀縣令親秉

未爲百姓先典綦重哉。姚邑邇年百事墮廢，余始至肅壇行禮，見夫廟傾墻坍，神無片瓦之覆，祭當耕籍，則田在水中，農夫牽牛九轉，縣令拱手旁觀，報曰耕畢則退。嗚呼！以是云耕與不耕等。余旣捐俸重修堂宇五間，治墻垣，正壇壝，乃與農夫約，祭之先務平治藉田，去積水令燥。至日，余親扶犁九推，農夫播種，使百姓觀者知農事至重，不可嘗以怠。是則余殷殷勤農之本心，冀以是迓神庥而禱兆姓，敢曰我其奉行故事也乎。

姚江後清橋落成碑記

後清橋適當餘姚後清門，後清門者，城北門也。實臨剡江，通海潮。明嘉靖中，撤橋以絕倭路，城得完。後起建，則改河橋爲平橋，繼圮于萬曆中葉，乃重建洞橋。其地勢東下，潮之來也猶緩，其退也三路水盡更入橋，甚鬱怒。船之西北來者，其奔如駛，稍不戒，與橋擊撞，船破而橋亦損。歷年久坍，石落水過半，往來病之。乾隆十二年三月，有紳士倪繼宗公舉藏經寺住僧曰重新者爲董事，募修此橋。邑令陳據以通詳，待請矣。不果行。越二年，奉憲檄飭查議，邑令曾報以現在設法勸捐，然捐究不至。六年辦災，其明年六月，余蒞任。邑紳前後捐助賑銀一萬三千餘兩，至是尙餘銀九百七十兩，詳充城垣衙署祠宇橋梁公用。台以已捐未繳銀一千四百兩，亦聽催收，濟用數稍廣。然衆功並舉，又不敷，是時也，潮益爲害，橋工益急，爰酌議其詳。先儘橋工動用急民事，而後官衙以乾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得各憲報可，卽發存庫銀如數交僧，旣鳩工伐石而已。捐未繳之銀亦集，以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橋成。前後約費白銀三千五百兩有奇。

尙餘捐助銀五百餘兩，益之以別項公費。自城門至橋所，砌築石塘若干丈，以便行人，以順潮路。是橋也，工閱七載，前此購料，早費千金，因募化無出，半係重新解囊，該僧品高行潔，樂施好善，自興工以來，無日不在工所，余賴其力，以克有成。橋舊在城門口，今東移二十丈，用殺潮勢，高逾舊洞，惟三尺。

剷復燭西東湖記

東湖分燭溪之上，原灌梅川田六百餘頃，建閘啓閉，厥利至溥。有橋曰航渡，近山巒，水勢迂緩，故其內多漲沙，農民以其無碍灌溉也，而開墾且報陞輸稅焉。閏時既久，迤邐委輸，橋之外沙土漸積，湖身日隆，私墾私種者紛如也。己巳夏旱，梅川民需水孔殷，啓閘磬放，因尋致怨夫，犁田之人之阻礙水利也。一言詬諱，釀成聚衆巨案，累月經年，干連者強半在城，余接任勘審，檢志乘，溯源流，竊謂故甲不申勘禁，不早官其地責耳，貪小利，忌遠猷，小民何知乎？會鞫既定，航渡內外分別剷復，爲善後策，商諸委員趙令附末議上之，得嘉許焉。會郡伯舒公新蒞，因西湖案，并請勒石，繼自今豐碑屹立，古制不磨，湖之水其源源不竭也夫。

禁墾燭溪湖記

燭溪爲姚江巨浸，居獅子磨盤諸山之麓，梅川、龍泉等都田畝環列如織，灌溉資之，明成化中，建閘築塘，以均茲湖之利。其上源曰東湖，下源曰西湖，歷年既久，沿山近塘多浮漲，湖之民漸次墾治，而原所溉田幾涸，於是互相爭奪。東湖之獄既成，西湖之訟復起。刁民上控，大憲委勘，傷議羽檄紛馳，二十餘年，或請

舉或禁舉案如輓轄謀同築舍余抵任揀卷其東湖着上虞令會勘其西湖則獨余勘也既還委會勘東湖案隨獨詣西湖察形勢喟然曰是湖而可舉也是無梅川龍泉等都之田也前之議舉者何心哉遂立請于憲蒙郡伯親勘得勒石永禁後之人享是湖之利敢忘所自哉

歲修海塘記

海在治北四十里自上林至蘭風七鄉地悉瀕海海水壯薄海鹽通定海之蛟門西過纂風亭入鰐子亹通錢塘江橫亘八九十里其產魚鹽蟹蛤稻黍菽麥瓜蔬木棉蘆葦諸鄉小民生業其中然海壩鹵脆潮流溢決數十里地爲海所漸駁駁入內蕩民居害嘉穀前民苦焉未慶歷七年縣令謝景初始作堤垾海其後施宿葉恆胡復周進相繼更建土石等堤東起慈谿之洋浦西接上虞之烏益袤長二百四十里有大塘新塘周塘潮塘之別歲久不治至國朝雍正初年諸塘皆廢獨大塘存而坍損過半潮患復不足禦縣令葉瑄文以大塘外淤地可舉爲田乃自洋浦迄馮東干墩路一帶勸民捐築土堤名榆柳塘雍正十二年張令永熹又於榆柳塘外勸築利濟土塘亦自洋浦起未至臨山而與榆柳塘接以此層次保衛沙灶地畝民得收海塗之利顧旋築旋坍海潮仍爲民患乾隆十二年七月十四日潮忽大至淹沒民田四五萬畝漂流民廬舍器物不可勝計前任王令詳請帑一萬七千五百餘金着各灶丞領修築兼爲災黎餬口計謂之以工代賑工未竣王亦謝病去先是姚治燭溪最爲民害乾隆十七年府君初到任會當防秋時雖匆匆補築未善也會七月十六七八等日颶風挾雨大至吹屋瓦坍廬舍拔樹木三晝夜不止余

惶恐戰栗乃跪庭中祝曰窮地窮民甫離災難嗷嗷待哺若天不降康堤潰水溢民其爲魚水旱頻仍罪在長吏願身受罰爲此方黎庶延殘喘祝畢夜方半隨喚幹役數人分頭查看天微明廟山司巡檢俞灝馳報海水幾潰堤賴西南風大作潮爲郤塘雖損得存聞是心稍安今年六月十三日余親至塘所督工摘拘民灶之點而玩者數人枷責示儆餘皆拊循而曉諭之未匝月塘之傾圮者皆完整如初廟謂秋汛若大差可恃以無恐而潮竟不至查姚邑海塘原係民灶自修官爲董役願行之既久不無地棍包攬科徵之弊茲蒙撫憲覺羅雅議奏坐塘田每畝捐錢四文官爲修築奉旨報可通行勒石飭遵查坐塘田其計一十三萬一千一百三十二畝零歲計捐錢五百二十四千五百二十八文司其事者苟能以實實費民之心行之自可永免潮患又聞潮汛之大在七月望後廿前過此五日雖有潮不爲害塘各有專司杜家三管埋土埋下係三山司巡檢董築柏上柏下典史董築而梁上梁下以及馮東馮西則俱廟山司巡檢轄也初余督工海塘由東而西至梁上界居民負畚揭爭先取土絡繹不絕蓋由廟山司巡檢能以身率民民樂爲用故不賴督責而工成余實嘉贊焉因并及之

禁墾小渣湖記

渣湖有二在上虞者曰大渣居民開墾爲田其下爲小渣界餘上二邑間周圍七里隸上虞者十之七隸餘姚者十之三北納蘿碧蘿巖諸山水以蔭溉民間其東南小穴塢頭東塘角等湫承而洩之又有張年湫大湖門引湖水入運河溉兩岸田畝兼通舟楫利行旅爲寧紹衝依古然也雍正十三年虞民既開大

渣因并開是湖以自廣則有李宏遠等上控藩憲批委山陰上虞二縣會勘當經二令妥議詳請勒碑禁  
墾結案至乾隆十三年虞民姚明立周文彥等復藉墾荒爲名紛紛報陞署縣蔣以爲湖之東身已成高  
阜不開爲田棄壤可惜遂上其議奉大憲批府覆核議詳未結乾隆十五年上虞李令餘姚魯令會勘得  
小渣承受大渣上流之水以資灌溉宜蓄洩開濬則旱澇無虞淤塞則有秋難望墾田未便上大憲以前  
後兩詳互異飭委嵊縣會同餘上確勘值災務殷忙未果余抵任後檢卷關同上嵊二令詣湖所查勘上  
邑趙令以爲湖身隸虞者七分而溉田之利姚民收之三倍捐虞沃土以利姚輿情未協如蔣前令詳許  
開使余曰斯湖若可廢古人有先之者矣姚邑雲樓都之田皆仰溉於是若何廢之况虞民並有田在湖  
下姚民病則虞民亦病其罪害均也前此大渣新開隱佔過半至今未楚開湖之議未必果有利于國先  
始無窮之患于民不可會委員戴令意與余合遂定稿詳憲批飭永遠禁墾在卷斯湖之存案積廿年勘  
經七令豈偶然哉豈偶然哉附請禁墾小渣湖詳文勘得上虞縣民人姚明立等認墾小渣湖案緣是湖坐落上虞地方  
比諸山之水蒸歸於湖由湖南出口下達運河以至下壠計十八里悉賴此水通行舟楫而姚邑雲樓都之田又  
勢處低窪尤賴邑七分之水湧入灌漑是茲湖之大有裨益者然也今查湖之東半皆淤淺若墾成田計可千餘畝  
但姚明立等止知目前之利不思湖墾爲田其利在虞而害已歸姚職等奉委細勘情形此湖若墾勢必填築田塍  
多開濱洫湖身狹隘遇水大必至漫溢而低處都田盡爲澤國水小則各處蓄閒阻截運河下流之田無處灌蔭是  
因千餘畝之新墾而絕虞民數萬畝之水道事之斷斷不可者也又况十八里運河雖曰通商而兩岸之田均藉是水斗  
厚利姚亦以利虞尤不可絕其源以致乾涸是以雍正十三年間經前山陰劉令上虞鄧令會勘請禁開墾奉前督撫院  
批飭勒石永禁在案茲卑職等會同確勘實屬有妨水利應請仍飭禁墾其淤淺之地行疏通深溝以茲蓄水奸民不得妄生覬覦緣合將勘查實情形詳報伏祈憲核

姚民投遞呈詞。每日至百餘紙。關田土者十之六七皆緣細號不符。糧額不清。豪強志在兼并。而胥吏因緣爲奸。余始至清理塵案。知其弊皆在庄書。蓋分管者至有四十一人。吊其册或不時至。乃云賣往鄉間。其情弊尚可言耶。竊思實徵必以推收爲準。推收必以印契爲憑。而契之有印與否。必于推收時查驗。今產業過割。官不與知。庄書惟利是嗜。無論印契白契。概予收除。甚至藉詞出嫁。詭擅分單。無契者亦得推收。種種訛妄。不可枚舉。故有田未賣而號已無存者。有田已賣而號猶兩頭生根者。有幾畝幾分而減爲幾分幾釐者。有幾分幾釐而加爲幾畝幾分者。田多號少。則將亡其田。田少號多。則倍輸其賦。愚民傷心欲恨。莫可誰何。訟所以積而日多也。余旣知之悉。卽是年冬詳請大造。得各憲報可。閱一年。冊成內載田地山蕩共七十二萬一千三十五畝五分零。統計歲徵銀七萬四千四百六十六兩五錢零米二千五百七十二石一斗五升零歲折收銀三千八十五兩四錢七分五釐零通共銀米折實徵收銀七萬七千五百五十二兩有奇。計冊五百九十三本。吊存內署。另點庄書八人。司其事。屆推收期。依法妥辦。事畢交下手庄書。年更年換。不許積充。仍將飭禁緣由報明各憲。勒石永禁。茲役也。正田號清糧額豪強不得兼并。胥吏無緣滋擾。數美威具。息訟寧人端。必由此可以治姚。卽不僅治姚。余故爲之述其略。俟後之君子採擇焉。附請禁革庄書詳文。竊惟任土作貢。治世之常經。鑒字儀旨。有司之專責。經理之法務。須先清田賦之本。并拔弊浪之根。庶幾執業者易於輪將。奸滑者不得滋訟。查雍正九年。奉前督憲李禁革里書。設立殷戶推收。誠洞屬里書之積弊。而欲以殷戶清其源也。旋於雍正十二年間。奉前督臣程飭行。殷戶不可復用。將所管册籍追齊。交給庄書辦理。嗣蒙憲定。各庄書務擇誠實畏法。請核書算。青役於七八月推收之後。年更年換。僉點承管。歷久遵行。各在案。惟是數年來。知姚邑者。正署迭更。僉點庄書。如同奉行故套。以致陽奉陰違。積戀分管。且因前令曾有飭令原點庄書。督同戶糧架三房。有名書役分庄經營之。該各書視同世業。職於上年到任後。卽當七月推收之期。迨事竣吊冊

補遺·某知民間田賦不清·收除多舛·斷確因循懈慢·用是於日初啟隸未謹事案內·詳請大造·數月以後·嚴督庄書  
還照條款·詳細開列·於公私財物·幸已告竣·仍遵舊行·於諸帳書·算之舊辦中·嚴加甄別·慎選庄書八名承辦外·伏思庄書多則奸  
良不一·經營久則積弊難除·存書手則偷收論付·任意增刪·卽至告發察究·亦已事後追求·是以列憲立法·務令  
年更年換·算書八名·經營妥辦·以力杜弊混·今者奉行不力·則科紛錯亂·不無於清釐之後·復見混淆·職業將遭閼  
戶冊·督令各庄書經算清楚·悉行吊存內署·現着新點庄書·分庄覆核驗第·次年糧額·總造實數各署送候·其從前  
戀之書·悉行斥退·至民間買賣產業·向例收稅之後·赴庄書驗契推收·照每年七八月設局之時·登册·該書如有執契收據  
戶者·次契送候·卽令收付局竟仍將歸戶署繫署·不許滋弊·永遠年更年換章程·不得於八名之外·私設暗分·嗣後并  
將歸戶署造入交代·查照力行·庶幾歷任知所遵守·而賦源可清·算根可拔·然非詳請立石永禁·誠恐日久法弛·未免  
乘機·淆亂·理合備敍·詳明·伏候憲示·

### 姚邑各汛營房記

姚邑古稱用武地·明洪武二十年·大將軍湯和略地至東浙·以茲土要害·宜循重兵·制險塞·乃命千戶孫  
仁·增治慙堞·又于北邊置衛所巡司·二十里一城·以備倭寇·嘉靖間·倭警逼·各鄉震恐·咸入保邑·不能容·  
少保呂本切維桑之急·請更于江之南設城·姚遂有兩城·我朝順治十五年·增南北城各五尺·康熙二年·  
於沿海設立砲臺·用衛縣之西北鄙·而倭患遂絕·四十六年十一月·匪徒張君玉等·騷擾慈谿·上虞·餘姚  
等處·時則大嵐山上·馬崗練總馬·預備實與其謀·大嵐在縣治南界·連鄞奉兩邑·離坡一百六十里·山深  
僻密·舟輿莫能至·土著者類皆愚蠢奸徒煽惑·易以搖動·故自逆黨伏誅·大嵐遂為重地·移總捕同知紹  
協右營都司駐劄·是山防叵測也·外則中村·梁衡·北溪·三汛·汛官各一員·均扼要隘·為犄角勢·而沿海之  
趙家臺·崔家臺·謝家臺·以及曲塘·道塘·勝山·壘橋等臺·黃家路口次·設兵防守如故·其周家路水師·巡察  
海洋·尤稱要汛·沿江則都家灣·接待寺·曹墅橋·下壩·四汛·當寧紹之衝·又賀墅港·五車堰·方家崗·燭溪湖·

姚家墊皆爲巡鹽而設。南城無武官。北城有城守二員。又觀海衛防汛一員。周巷一員。濱山廟山各一員。皆屬大嵐都司所統。兵共一千一十七名。分守險要。洒緝盜逃。民以無怨。第各汛營房年久不無坍塌。又疊遭風災。往往瓦敗垣頽。致弁兵棲身無地。余餉憂焉。以狀白憲。蒙題請發帑。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操練約法。雖有專司。而治舍宇。謹斥堠。使兵無露處之虞。得以盡其捍衛之力。則守土者責也。姚之兵數。視他邑獨多。控山防海。亦視他邑爲更要。營房以時修葺。蓋可忽乎哉。

訪拿賊窩記

姚邑賊案。視鄰縣獨多者。境西南多山。東北臨海。山之平衍可田者無幾。居民率多祚芽柴。版笱尖。以爲業。海濱則自大塘外俱屬浮塗。莫施耕種。生其間者。駕小舟。捕魚乘潮退。捉土跌。資以糊其口。計小民一家老幼數人。而其業止是。又或爲人傭作。往往力勤而直薄。果其腹不能顧其家。嗚呼。此賊之所由多也。夫賊必有窩。窩必皆本地豪右。而窩主庇賊。必皆倚捕爲長城。捕與窩與賊串同一起。而于是乎牢不可破矣。余去夏來治姚疆。點視獄囚。披閱案牘。賊之未經弋獲。與雖獲而首犯在逃者。約計百有餘案。而村莊小民之以失竊報者。且纍纍而已也。因喟然曰。設官所以除盜。除盜所以安民。散數百十虎狼于野。吮其膏血。被害者日呼號望救。而長官若瞽若聾。而不知申焉。用此長吏爲乃銳意振刷立比期懸賞格。以懲以勸。行之半年。而小賊頗多就擒。其黠者依然漏網。因思緝賊之權。不可專委捕快。就各案中。摘錄賊之猾而難獲者四五人。密書差票。夜喚皂隸李光。民壯樓恩至內署。出票袖中而諭之曰。案賊某某。現

潛身境內，爾果能依限拏獲，則受上賞否。革役二人，唯唯退不三日，而積賊景三擒至，內外莫有知者。又十餘日，而逸賊張子顯、張文紹、陸通儒、鄒士元、繆永年、孫善平等先後就擒。余曰：此二役之功也。坐公堂賞花酒，給銀廿四兩，或十二兩有差。既而研鞠各犯，備得屢次行竊，及賄囑勢豪串捕庇縱各實情，當卽差拘州同楊某捕快楊某錄供，通詳革審，分別綏軍流抵罪。自此而後，各捕頗知自効，賊案亦漸減于前。余之心至苦矣，而余之心亦慰矣。雖然，此特治其流耳，泝其本原，賊所由潛踪匿跡，皆里隣爲之徇隱，稽里隣法，莫善於保甲。保甲行，則宵小無所托足。此又戢奸之本。余之所以日夜熟籌而思所以安良之善策也。

# 李石亭文集卷二

治姚紀略下

## 姚江書院志略序

書院之興廢，人才之隆替所關也。故近自督撫大吏以至州長邑宰，興教勸學，莫此爲先。姚邑江山明秀，靈潮吐納，浙東精華，於是焉聚。竊怪茲土自文成、蕺山倡學，天下望景希聲，居然濂雒關閩復出。若其一時忠孝節義動如黃忠愍、劉蕺山，未可一二數時。科第之盛，今所見烏頭鷗吻，蹲獅怒猊者，皆昔之朱門華貴而百餘年來，風流衰歇，弦誦無聞，何其衰也。子衿靡恙，誰爲振其惰窳者？而開其聾瞶乎？城南故有姚江書院，墻屋頽圯，有田若干畝，爲主者侵漁，前令莫能治。而城北有信成書院，係乾隆九年爲前蔣令改僧舍而爲之，蔣去而院事亦廢，何者？無法以承之故也。夫無田之僧舍，徒矜一時美觀，輪流乾沒，藉口歲修有費，實無片瓦加增，至使人徘徊茂草，欲問向者，講學之規，輸產之盛，而故老遺民皆無在者，無怪茲邦風會之日降也。客秋因公至邵宅，檢架有藏板，知爲姚江書院志略，念非一家之書而一邑之書，因攜歸署，命工刷樣讀之，始信昔之鄉先生，前繼文成、蕺山之後，勵品敦行，見性明心，及公產一絲一粟之出入，會聚一飲一食之贍給，勾稽榜畫，具有法程。嗚呼！豈料後之人荒忽不復措意若斯哉？則茲書之出，有若或使之者，得非文成之靈爽不泯於在天歟？又創蓋將復，風會之轉移，此其朕歟！夫獨創爲難，而補

缺較易。因捐俸修之。鳩工築之。浹辰之間。而偶然改觀。講堂除之。山長臨之。未幾而濟濟多士矣。則余于此信有力焉。按志略。義田六十餘畝。今止存三十三畝。數既減半。由已非故。事隔六十年。業已無從究詰。今其存者。益之以永存。菴沒入官田凡九畝。遠花坊沒入官田凡十畝。又指月菴沒入官田凡三十畝。共得八十二畝有零。皆開具細號。刊刻于碑。視曩者六十餘畝之數。爲贏矣。以歲充明師脩脯。擇佳子弟而教之。十年以後。人文不日起者。未之有也。方事之殷。有難之者。謂南城之田。不便歸北。此甚悞也。天下事。顧其所以用之者。公私何如耳。三四里間。自分畛域。何以忘物我。祛爭黨。距大道之公。不亦遠乎。余以爲信成云者。以爲尊信文成。殊不成語。未若直改姚江一化。彼此斷之習。東遷之鄉。盍亦施舊號於新邑。邦之人。有能復姚江之舊者。則移此而之彼。其亦可也。余獨慨名邦之文獻。適覩衰蕭。綰結符茲土。不無顏汗。又幸志略之出。適當余振興書院未及半載之內。前者之用心不泯。而余之用心。倘亦思所以不泯者乎。爰備書頤末。以冠其首。並開載前後歸入書院田畝土名四至。而院內課士規條。亦以附見。俾後之觀斯上者。得以考焉。

一 敬孝弟

讀書務在窮理。窮理務在躬行。四子書爲日用常行設也。豈口耳之爲乎。夫子之道忠恕。便終身用之。不第處姦之道孝弟。卽仁民愛物。都是而未學。往往判知行爲兩途。又不知所知所行。何者爲當務之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之字。皆指善而言。善何獨卽大學三章釋至善。而以仁敬孝慈信實之

者是也。是故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達道舉矣。知以知是，仁以體是，勇以強是。孟子云：君子居是國也，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君子之所化，子弟之所循，非言異物也。諸生亦務於此而已。一別義利。

人品日壞，緣於義利之不明。世有慎取與、謹辭受其人者，則於立品也，思過半矣。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都是。更精言之，則義利非必兩事，祇分其心爲己爲人，而其幾端在謹獨。謹獨者，致力於存與發之關也。誠精故明，大本既立，沛然莫之能禦。故山天大畜，則羣言斧藻，一皆輝光之日新。南征記，卽竹帛旂常，罔非民由之實際。

### 一變氣質

古人之學，變化氣質而已矣。十年去得一矜字，克治若斯其難也。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自虞廷教胄，惟此爲先。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嗚。雖聖門諸賢，猶所不免。亦語之使自勵耳。諸生試自檢點，得之天成之性，剛克柔，克佩弦，佩韋章，必有能明其故者。若夫言不及義，人而無儀，聖人以爲難。風詩之所刺，羣居終日，尤不可不之省也。

### 一究經史

兩間義理，薈萃六經，千古成敗，炳列諸史，號讀書人，緣何高束經史，既能十行俱下，善讀經者用朱子分年而課之法，史豈能過目不忘？善讀史者，用蘇子每讀書皆作數過求之之法，如是二十年，精通貫

串真可謂坐擁百城、指揮如意者也。

一講註疏

國家經學昭明，五經註疏各有御纂，而周易折中出自聖祖仁皇帝睿裁，涵今茹古，苞乾握坤，當日見而知之者安溪李文貞也。其所發明殆前代儒臣所未有，竊怪茲土人人習易，問是書雖老生亦莫之睹，然則所習者何物也。學使按臨考試，首重經解，蓋卽欽定之書考其疏通淺賅與否，該生其各就所習本經嚴加討論，臨時答問，自多針芥之契，有能兼通者，足連奪數席矣。

一通古今

讀書之法，貴乎以身預之。通禹拜臯巖，便有正直溫良意思，誦五子之歌及微子，便有惻怛幽憂意思，可以興，可以觀，豈獨詩爲然哉？而近有強記背誦，同於嚼蠟無味者，無怪也。吾之真宰不存，安所得古人之真宰而遇之？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而其人之渺渺，與其世之升降，正於頌讀時有若或遇之者，知者定有味乎余言。

一習舉業

文章本小道，于技未爲尊。自古以爲言，又况乎帖括？然而一縷心思，可以彌天蓋地。一腔議論，足以震古撲今，無他比附聖賢之旨以立言故也。在制舉之初，亦不意其道之至於是，而日星月異，變化詭奇，正使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志。然而其體不可以之不